

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三刻拍案驚奇

## 第一回 看得倫理真 寫出奸徒幻

冷眼笑人世，戈矛起同氣。試問天合親，倫中能有幾？泣樹有田真，讓肥有趙禮；先哲典型存，歷歷可比教。胡為急相煎？紛紛室中聞。池草徒縈夢，杖杜實可倚。願堅不替心，莫冷旁人齒！四海之內皆兄弟，實是寬解之詞。若論孩雅相攜，一堂色笑，儂依棲棲，只得同胞這幾個兄弟。但其中或有罅隙，多起於父母愛憎，只因父母妄有重輕，遂至兄弟漸生離異。又或是妯娌厭忤，枕邊之言遂潛毀，畢竟同氣大相乖違。還又有友人之離間，婢僕之挑逗，嘗見兄弟，起初嫌隙，繼而爭競，漸成構訟，甚而仇害，反不如陌路之人，這也是奇怪事。本是父母一氣生來，到做了冰炭不相入。試問人，這弟兄難道不是同胞，難道不同是父母遺下的骨肉，為何顛倒若此？故我常道：弟兄處平時，當似司馬溫公兄弟，都都老年，問兄的饑，問兄的寒，煦煦似小兒相恤。處變當似趙禮兄弟，漢更始時，年饑盜起，拿住他哥子要殺，他知道趕去，道：「哥子瘦，我肥，情願我替兄。」賊也憐他義氣，放了。至於感紫荊樹枯，分而復合，這是田家三弟兄，我猶道他不是漢子，人怎不能自作主張，直待草木來感動？即一時間性分或有知愚，做兄的當似牛弘，弟射殺駕了車的牛，竟置之不問；做弟的當似孫蟲兒，任兄惑邪人，將他凌辱不怨。不然王祥、王覽同父異母兄弟，王祥臥冰之孝，必能愛弟。那王覽當母親要藥死王祥時，他奪酒自吃，母菜只得傾了。凡把疑難的事與他做，他都替做。不同母的也如此，況同父母的弟兄。我朝最重孝友，洪武初，旌表浦江鄭義門——坐事解京，聖旨原有，選擢zhuo他族長鄭璉為福建參政。——以後凡有數世同居的，都蒙優異。今摘所同一事，事雖未曾旌表，其友愛自是出奇。

話說浙江台州府太平縣，宣德間有個姚氏弟兄，長名居仁，次名利仁，生得儀容豐麗，器度溫雅，意氣又激烈，見義敢為，不惟性格相同，抑且容貌如一。未冠時，從一個方方城先生。這先生無子，只得妻馬氏，生得一個女兒慧娘，家事貧寒。在門(館?)還有個胡行古，他資質明敏，勤於學問。一個富爾谷，年紀雖大，一來倚恃家事充足，無心讀書，又新娶一妻，一發着戀不肯到館。一個夏學，學得一身奸狡，到書上甚是懵懂，與富爾谷極其相合，先生累次誡諭他(們)，他兩人略不在意。五人雖是同門，意氣猶如水火。後來兩姚連喪父母，家事肅條，把這書似讀不成。只有胡行古進了學。夏學做了富爾谷幫閒。

一日方方城先生歿了，眾門生約齊送殮，兩姚與胡行古先到，富爾谷與夏學後來。那富爾谷原先得先生女兒標緻，如今知她已長成，兩眼只顧向孝堂裡看。那女兒又因家下無人，不住在裡邊來往，或時一影，依稀見個頭，或時見雙腳。至哭時，嚶嚶似鶻聲輕囀。弄得個富爾谷耳忙眼忙，心裡火熱，兩隻眼直射似螃蟹，一個身子酥軟似蜒蚰。這三人原與他不合，不去睬他。只有夏學，時與他揶揄說話，他也不大接談。事完散酒，只見夏學搭了富爾谷肩頭走，道：「老富，你今日為什麼出神？」

富爾谷道：「我有一句心腹對你說，方先生女兒，我見時尚未蓄髮，那時我已看上她，只是小，今日我算(算?)她已年十六了。我今日見她孝堂裡一雙腳，著著白鞋子，真是筍尖兒，又虧得風吹開布幃，那一影真是個素娥仙子，把我神魂都攝去了！老夏怎弄個計議，(使)我得到手，你便是個活古押衙！」

夏學道：「這有何難，你只日日去幫喪，去嗅她便了！」

富爾谷道：「只今日已是幾乎嗅殺，若再去，身子一定回來不成了！你只怎麼為我設法弄來作妾。」

夏學道：「罷了，我還要在你家走動，若做這樣事，再來不成了，作成別個罷！」

富爾谷道：「房下極賢。」

夏學道：「我日日在你家，說進活，你尊臉為什麼破的？昨日這樣熱，怎不赤剝？」

富爾谷把(打)夏學一拳，道：「狗狀！婦人們性氣，不占些強不歇。我們著了氣，到外消遣罷了；她(不得發洩，畢)竟在肚中，若還成病，又要贖藥，你道該讓不該讓？」

夏學道：「是！是！只是如今再添個如夫人，足下須搬到北邊去，終日好帶眼罩兒，遮著這臉嘴。」兩個笑了一回，夏學道：「這且待小弟緩圖。」

次日，夏學就借幫喪名色，來到方家。師母出來相謝，夏學道：「先生做了一生老學究，真是一窮徹骨，虧了師母這等斷送，也是女中丈夫。」

師母道：「正是。目下雖然暫支，後邊還要出喪營葬，毫忽無抵。」

夏學道：「這何難！在門學生，除學生貧寒，胡行古提不起個窮字；兩姚雖是過得，慳吝異常；只有富爾谷極其揮灑。師母若說一聲，必肯資助。」

師母道：「他師生素不相投，恐他不肯。」

麥學道：「只因先生酸腐，與他豪爽的不同。不知他極肯周濟，便借他十來兩，只當牯牛身上拔根毛。他如今日下因他娘子弱症，不能起床，沒人管家，肯出幾百金尋填房的，豈是個不肯捨錢人？只是師母不肯開口，若師母肯下氣，學生當得效芳。」

師母道：「若肯借三、五兩也夠了。」

夏學別了，來見富爾谷道：「老官，我今把這慳鬼，竟抬做了大豪俠了！我想她是孤兒寡婦，可以生做。不若擇一個日，拿五十兩銀子、幾個緞子，只說借她。她若感恩，一說便成，這就罷了；若她不肯，就扭做財禮；只憑我這張口何如？」

富爾谷道：「三十兩罷！」

夏學道：「須說不做財札，畢竟要依我，我這強媒，也還該謝個五十兩哩！」

富爾谷只得依說，拿了五十兩銀子、兩個緞子、兩個紗與他。他落了十兩，叫小廝一拜匣捧定，來見師母，道：「師母！我說他是大手段人，去時恰好有人還他本銀四十兩，把四個尺頭作利錢，我一談起，他便將此宗付我。我叫他留下四個尺頭，他道：

『一發將去，怕不夠用。』學生特特送來。」

師母道：「我只要三、五兩，多餘的勞大哥送還。」

夏學道：「先生腐了一生，又有師母，物自來而取之，落得用的，師母務直收了。」

這邊馬氏猶豫未決，夏學一邊就作了個揖，辭了師母，一徑出門去。

只是慧娘道：「母親，富家在此讀書！極其鄙吝，怎助這許多？寧可清貧，母親只該還他的是。」

馬氏便央人去請夏學，夏學只是不來，馬氏也只得因循著。

不一日，舉殯日子到了，眾人門分祭奠。富爾谷不與份子，自做一通祭文來祭，道：

嗚呼，先生！我之丈人。半生教書，極其苦辛。早起晏匿眠，讀書講經。腐皮籃衫，石衣頭巾。芋頭須繅，儉樸是真。不能高中，金榜題名。一朝得病，嗚呼命傾。念我小子，日久在門。若論今日，女婿之稱。情關骨肉，汪汪淚零。謹具薄祭，表我微情。烏豬白羊，代以白銀。嗚呼哀哉，尚饗！

夏學看了，道：「妙，妙：說得痛快！」

富爾谷道：「信筆掃來，叶韻而已。」

姚居仁道：「只不知如何做了先生之婿？」

姚利仁道：「富兄！你久已有妻，豈有把先生的女兒作妾之理！」

夏學道：「堯以二女與舜，一個做正妻，一個也是妾，這又何妨。」

姚居仁道：「胡說！這事怎行得通！」

只見裡邊馬氏聽得，便出來道：「富爾谷！先生才死得，你不要就輕薄我女兒！先生臨終時，已說定要招胡行古為婿，因在喪中，我不題起，你怎麼就這等輕薄？」

姚居仁道：「不惟辱先生之女，又占友人之妻，一發不通！」

富爾谷道：「姚居仁，關你何事？」

姚利仁道：「你作事無知，怎禁得人說？」

富爾谷道：「我也用財禮聘的，怎麼是占？」

馬氏道：「這一發胡說了，誰見你聘禮？」

夏學道：「這是有因的。前日我拿來那四十兩銀子、四個尺頭，師母說是借他的，他道卻是聘禮。」

馬氏道：「你這兩個畜生，這樣設局欺我孤寡！」便向裡邊取出銀、緞，撒個滿地。

富爾谷道：「如今悔，遲了，遲了！」與夏學兩個跳起身便走，被姚利仁一把扯轉。

夏學瘦小些，被姚利仁一扯，扯得猛，扯個翻筋鬥，道「這□在□哪個家裡，敢放刁？好好收去，給胡行禮。若不收去，有我們在這裡，學生的銀子，師母落得用的，過幾時，我們公共償還。」

夏學見不是頭，道：「富兄原不是，怕哪裡沒處娶妾，做這樣歪事。」

拾起銀、緞來，細細合數，比原來時少了五兩一錠。

夏學道：「師母既是要乾淨與胡兄，這五兩須胡兄招承，他如今如何肯折這五兩！」

胡行古自揣身邊沒鈔，不敢做聲。

又是姚居仁道：「我代還！」

夏學道：「這等，兄兌一兌出，省得掛欠。」

姚居仁道：「怎這樣慌？五日內我還他罷了！」

夏學道：「求個約兒。」

姚居仁道：「說出就是了。」

夏學道：「寄服人心」

姚利仁道：「便寫一約與他何妨！」

夏學就做個中人，寫得完，也免不得著個畫字，富爾谷收了。各人也隨即分散回家。

夏學一路怨暢富爾谷：「這事慢慢讓我搏來，賣什才？弄壞事！」

富爾谷道：「我說叫先生阿愛也曉我有才，二來敲一敲實。」

夏學道：「如今敲走了！這不關胡行古事，都是兩姚作梗，定要出這口氣。□(擺)布得二姚倒，自然小胡拱手奉讓了。」

富爾谷道：「何難！我明日就著小廝去討銀子，出些言語，他畢竟不忿趕來嚷罵，關了門，打上一頓就出氣了。」

果然第二日就著小廝去討銀子，恰好撞著姚居仁，居仁道：「原約五日，到五日你來。」

小廝道：「自古道：『招錢不隔宿。』誰叫你做這好漢？」

居仁道：「這奴才這等無狀！」

那小廝道：「誰是你奴才？沒廉恥！欠人的銀子，反罵人！」

居仁聽了，一時怒起，便劈臉一掌；道：「奴才，這掌寄在富爾谷臉上，叫他五日內來領銀子！」

那小廝氣憤憤自去了。此時居仁弟兄服已滿，居仁已娶劉氏，在家月餘，利仁也聘定了縣中茹環女兒，尚未娶回。劉氏聽得居仁與富爾谷小廝爭嚷，道：「官人，你既為好招銀子，我這邊將些首飾當與他吧。」

居仁道：「偏要到五日與他，我還要登門罵他哩！」

晚間利仁回來，聽得說，也勸：「大嫂肯當了完事，哥哥可與他罷，不要與這蠢材一股見識。」

第二日，劉氏絕早將首飾把與利仁，叫他去當銀子，那富家小廝又來罵了，激得居仁大怒，便趕去打。那小廝一頭走一頭罵，居仁住了腳，他也立了罵。居仁激得性起，一直趕去。這邊利仁當銀回來，聽得哥哥趕到富家，他也趕來，不知那富爾谷已定下計了。

昨日小廝回時，學上許多嘴，道居仁怎麼罵爾谷，又借他的臉打。富爾谷便與夏學商議，又去尋了一個久慣幫打官司的叫張羅，與他定計。

富爾谷道：「我在這裡，是村中皇帝，連被他兩番凌辱，也做人不成，定要狠擺佈他才好！」

張羅道：「事雖如此，苦沒有一件擺佈他倒的計策。」正計議時，恰好一個黃□(臉)小廝送茶進房，一一久病起來，極是伶俐，一一放得茶下，那夏學提起戒尺，劈頭兩下，打個昏暈。

富爾谷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他病得半死的，怎打他？」

夏學道：「這樣小廝，死在眼下了，不若打死，明日去賴姚家。你的錢勢大，他兩個料走不開。」

張羅連聲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！」富爾谷聽了，便又添上幾拳幾腳，登時斷氣。只是這小廝是家生子，他父親富財知道，進來大哭。

夏學道：「你這兒子病到這個田地，也是死數了，適才拿茶，傾了大爺一身，大爺惱了，打了兩下，不期死了。家主打死義男，也沒件事。」

富財道：「就是傾了茶，卻也不就該打殺！」

張羅道：「少不得尋個人償命，事成時還你靠身文書罷。」

富爾谷道：「他吃我的飯養大的，我打死也不礙。你若胡說，連你也打死了。」富財不敢做聲，只好同妻子暗地裡哭。三人計議已定，只要次日哄兩姚來，落他人圈套。

不料居仁先到，罵道：「富爾谷！你怎叫人罵我？」

富爾谷道：「你怎打我小廝？」正爭時，利仁趕到，道：「不必爭鬧，銀子已在此了！」

那富爾谷已做定局，一把將姚居仁扭住廝打，姚居仁也不相讓。利仁連忙勸阻，一時間哪裡拆得開？張羅也趕出來假勸，哄做一團。

只見小廝扶著那死屍，往姚居仁身上一推，道：「不好了！把我們官孫打死了！」大家吃了一驚，看時，一個死屍，頭破腦裂，挺在地上。

富爾谷道：「好，好！你兩兄弟怎麼打死我家人？」

居仁道：「我並不曾交手，怎圖賴得我？」

富爾谷道：「終不然自死的？」

姚利仁道：「這要天理！」

張羅道：「天理，天理，到官再處！」兩姚見勢不像，便要往家中跑，富爾谷已趕來圈定，叫了鄰里一齊到縣，正是：

坦途成坎坷，淺水蹙洪波。

巧計深千丈，雙龍入羅網。

縣中是個歲貢知縣，姓武，做人有德，操守明白。

正值晚堂，眾人跪門道：「地方人命重情！」叫進問時，富爾谷道：「小人是苦主。有姚居仁欠小的銀子五兩，怪小的小廝催討，率弟與家人沿路趕打，直到小的家裡，登時打死，里鄰都是證見。」

知縣叫：「姚居仁！你怎麼打死他小廝？」

姚居仁道：「小的與富爾谷，俱從方方城，同窗讀書。方方城死時，借他銀五兩，他去取討，小的見他催迫師母，沒得還，小的招承代還。豈期富爾穀日著小廝來家吵鬧，小的拿銀還他，雖與富爾谷相爭，實不曾打他小廝。」

富爾谷道：「終不然我知道你來，打殺了等的？」知縣叫鄰里，其時一個鄰舍竹影，也是富爾谷行錢的，跪上去道：「小的里鄰叩頭。」

知縣道：「你怎麼說？」這邊就開口道：「小的在富爾谷門前，只見這小廝哭了在前邊跑，姚居仁弟兄後邊趕，趕到裡邊，只見爭鬧半晌，道打死了人。」

知縣道：「趕的是這個小廝麼？」

道：「是。」

知縣道：「這等是姚居仁趕去打死的，無疑了！把居仁、利仁且監下，明日相驗。」

那富爾谷好不得得意，對張羅道：「事做得成，狠了些。」不知張羅的意思，雖陷了姚家弟兄，正要逐僮兒拿做富爾谷。頭一日已自暗地叫富財藏了打死官孫的戒尺，如今又要打他賈伴作，就回言道：「狠是狠了，但如今留空隙把人，明日相驗，伴作看見傷痕，不是新傷，是血污兩三日，報將出來，如何是好？你反要認個無故打死家僮，圖賴人命罪了，這要去搵撒才好！」

富爾谷道：「這等我反要拿出錢來了？」

夏學道：「要贏官司，這少不得銀子。」吃他一打合，只葫蘆提叫他要報傷含糊些，已詐去百餘兩。富財要出首，還了他賣身文書，又與他十兩銀子，張羅又叫他封起留做後來詐他把柄。富爾谷好不懊恨。

只是居仁弟兄落了監，在裡邊商議，居仁道：「看這光景，他硬證狠，恐遭誣陷。我想事從我起，若是定要逼招，我一力承當，你可推開，不要落他彀中。」

利仁道：「哥哥！你新娶嫂嫂，子嗣尚無，你○○○(一被禁)，須嫂嫂○○(不上)不落，這還是我認。○○○○○○○(你還可在外面經營)。」

到了○○○○○○○(早飯後，知縣取出屍)相驗，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(此時伴作已得了錢，報傷道：「額是)方木所傷，身上有拳、踢諸傷。知縣也不到屍首邊一看，竟填了屍單，帶回縣審。兩個一般面貌，連知縣也不知哪一個是姚居仁，哪一個是姚利仁。叫把他夾起來要招。

利仁道：「趕罵有的，實不曾打。就是趕的，也不是這小廝。」

知縣又叫竹影道：「這死的是富爾谷小廝麼？」

竹影道：「是他家義男富財的兒子。」

知縣道：「這等是了！」要他兩兄弟招。居仁、利仁因富爾谷用了倒棒錢，當不得刑罰，居仁便認是打死。

利仁便叫道：「彼時哥哥與富爾谷結扭在一處，緣何能打人？是小的失手打死的。」

居仁道：「是小的怪他來幫，打的。」

利仁道：「小人打死是實，原何害哥哥？只坐小的一人！」

知縣道：「姚利仁講得是。」

叫：「富爾谷少他兩人是個同窗，這死也是失手誤傷，坐不得死罪。」

富爾谷道：「老爺！打死是實，求爺正法！」知縣不聽。

此時胡行古已與方方城女兒聘定了，他聽得姚居仁這事，拉通學朋友為他公舉冤誣。

知縣只做利仁因兄與富爾谷爭鬥，從旁救護，以致誤傷。那張羅與夏學又道騎虎之勢，攬嘴富爾谷用錢，把招眼弄死了，做了文書解道，道中駁道：「據招趕逐是出有意，屍單多傷，豈屬偶然？無令白銀有權，赤子抱怨也！」駁到刑廳。

刑廳是個舉人，沒什風力，見上司這等駁，他就一夾、一打，把姚利仁做「因官孫之毆兄，遂拳挺之交下」，比「鬥毆殺人，登時身死」律絞，秋後處決；還要把姚居仁做「喝令」。

姚利仁道：「子弟赴父兄之門，哪裡待呼喚？小的一死足抵，並不干他事。」每遇解審，審錄時，上司見他義氣，也只把一個抵命，並不深求。

姚居仁在外竟費了○(讀)書，○○(從事)耕種將來供養兄弟。只是劉氏在家，常常責備居仁道：「父母遺下兄弟，不說你哥子照管他，為何你做出事叫他抵償？」

居仁道：「我初時在監計議，他道因妳新嫁，恐丟妳，誤妳一生。說我還會經營，還可支撐持家事，故此他自認了，實是我心不安。如今招已定，改換也改不得了。」

劉氏道：「你道怕誤我一生，如今叔叔累次吩咐，叫茹家另行嫁人，她並不肯，豈不誤了嬌嬌一生？」

倒是居仁在外奔忙，利仁在監，有哥哥替他用錢，也倒自在。倒碇富爾谷，卻自打官司來，常被張羅與富財串詐，家事倒蕭條了。

日往月來，已是三年，適值朝廷差官恤刑。此時劉氏已生一子週歲，因茹氏不肯改嫁，茹家又窮，不能養活，劉氏張主接到家中，分為兩院，將家事中分，聽她使用。聞得恤刑將到，劉氏道：「這事雖冤誣陷，不知恤刑處辨得出辨不出，不若你如今用錢，邀解子到家，你弟兄面貌一般，你便調了，等他在家與嬌嬌成親。我你有一子，不教絕後了！」居仁連聲道是。

果然邀到家中，買瞭解子，說要緩兩日，等他夫婦成親，解子得錢應了。利仁還不肯做親，居仁道：「兄弟，弟婦既不肯改嫁，你不與成親，豈不辜負了她？她若得一男半女，須不絕你後嗣！」利仁方才應承。到起解日，居仁自帶了枷鎖，囑咐兄弟道：「我先代你去，你慢慢來。」正是：

相送柴門曉，松林落月華。

恩情深棣萼，血淚落荊花。

解人也不能辯別，去見恤刑，也不過憑這些書辦，該辨駁的所在駁一駁，過堂時唱一唱名，他下邊敲緊了，也只出兩句審語了帳。此時利仁也趕到衙門前，恐怕哥受責。居仁出來，便吩咐利仁：「先回，我與解人隨後便到。」

不期居仁與劉氏計議已定，竟不到家，與解人回話就監。解人捎信到家，利仁大哭，要行到官稟明調換。解子道：「這等是害我們了，首官定把我們活活打死。你且擔待一月，察院按臨時，必然審錄，那時你去便了。」利仁只得權且在外，他在家待嫂，與待監中哥子，真如父母一般，終是不能一時弄他出來。

但天理霎時雖昧，到底還明，也是他兄弟有這幾時災星。忽然一日，張羅要詐富爾谷，假名開口借銀子，富爾谷道：「這幾年來，實是坎坷，不能應命。」

張羅道：「老兄強如姚利仁坐在監裡，又不要錢用！」富爾谷見他言語不好，道且吃酒再處。因一是燙酒的不小心，飛了點灰在裡邊，斟出來，覺有些黑星星在上，張羅用指甲擦去。富爾谷又見張羅來詐，心裡不快，不吃酒，張羅便疑心。

不期回○(到)家，○(因)為多吃了些食，瀉個十生九死，一發道是富爾谷下藥。正要發他這事，還望他送錢，且自含忍不發，不

期富爾穀實拿不出，耽擱了兩月。巧巧這年大比，胡行古中了，常對家裡道：「我夫婦完聚，□□(全仗)姚氏二兄之力，豈期反害了他！」中時自去拜望，許周濟他，不題。

一日赴一親眷的席，張羅恰好也在坐。

語次，談起姚利仁之冤，張羅拱闕，道：「這事原是冤枉，老先生若要救他，只問富財便了！」胡行古也無言，決日去拜張羅請教。

張羅已知醉後失言，但是他親來請教，又怪富爾穀藥他，竟把前事說了。

胡行古道：「先生曾見麼？」

張羅道：「是學生親眼見的。」

又問：「有什指證麼？」

道：「有行兇的戒尺與買囑銀子，現在富財處。」

胡行古聽了，便辭了，一竟來與姚利仁計議。又值察院按臨，他教姚利仁把這節事去告，告富爾穀殺人陷人。胡行古是門生，又去面講。

按院批：如果冤誣，不妨盡翻成案；批台、寧二府理刑官會問。幸得寧波推官，卻又是胡行古座師，現在台州查盤。胡行古備將兩姚仗義起釁，富爾穀結黨害人，開一說帖去講。那寧、台兩個四府，就將狀內千連人犯，一齊拘提到官。那寧波四府叫富財道：「你這奴才！怎麼與富爾穀通合，把人命誣人麼？」

富財道：「小的並不曾告姚利仁。」

四府道：「果是姚利仁打死的麼？」

那富財正不好做聲，四府道：「夾起來！」

富財只得道：「不是，原是夏學先將戒尺打量，後邊富爾穀踢打身死，是張羅親眼見的。」

四府道：「你怎麼不告？」

富財道：「是小的家主，小的怎麼敢告！」

又叫張羅，張羅也只得直說。四府就著人追了戒尺、買求銀兩，屍不須再檢，當日買件作以輕報重，只當自耍自了。夏學與富爾穀還要爭辯，富財與張羅已說了，便難轉口。兩個四府喝令：「各打四十！」

富爾穀擬「無故殺死義男，誣告人死罪未決，反坐」律，徒。夏學加工殺人，與張羅前案硬證害人，亦徒。姚利仁無辜，釋放寧家。解道院時，俱各重責。

胡行古又備向各官說利仁弟兄友愛，按院又為他題本翻招。居仁回家，夫婦、兄弟完聚，好不歡暮。外邊又知利仁認罪保全居仁，居仁又代監禁，真是個難兄難弟。

那夏學、富爾穀設局害人，也終難逃天網，張羅反覆挾詐，也不得乾淨。雖是三年之間，利仁也受了些苦楚，卻也成了他友愛的名。至於胡行古之圖報，雖是天理必明，卻也見他報恩之義，這便是：

錯節表奇行，日久見天理。